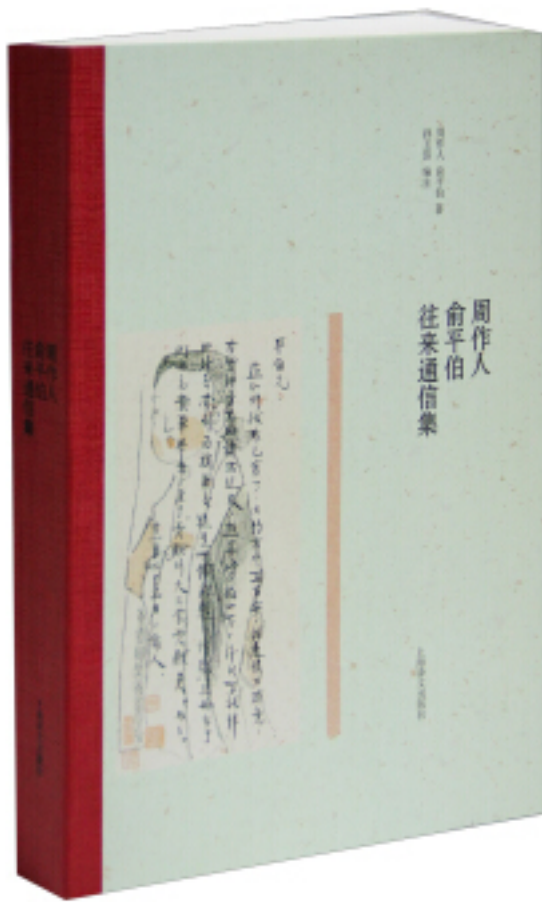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_下载链接1](#)

著者:周作人，俞平伯 著，孙玉蓉 注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特价买的，实惠！好看！

期待很久的书，京东正品，值得信赖！

不错，是我喜欢的书！

浙江移动手机话费充值20元 快充

后来当我知道孔明享年只有五十四岁的时候，我都难以接受。他出山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假如把他放到八零后，那他应该生于1982年。这让我难以接受。我也是个男的，我也有胡子。据我的了解，二十六岁是不可能长出那么多的胡子的，何况那时候人们普遍发育很晚。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石头记22回，宝钗做生辰，贾府开了梨园会搭台看戏。
“大家娘儿姐妹等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着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
记得每每有人分析宝钗的性格时，这一段便经常被拿出来引证，总归就是说她如何如何

物美价廉 货真价实 快递给力

装帧可以，纸张不错，名家书信，值得一看！

董桥推荐 喜欢周作人俞平伯的风骨

物美价廉 值得推荐 活动买的

经典正版，运输无损。

商品很给力，送货也快，快递员态度很好！

可以完全摊平阅读 很好 不错

书和物流都很好，包装有待提升。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书信集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中国传统的风貌、风骨，当代中国人已经久违了。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明星、宣传干部，看作文人了。
这一本让我们抹去时代的灰尘，重新欣赏传统文人的风貌

两位大师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人是如何温良恭俭让，如何尊师重道。印刷精良，设计素雅，赞。

书很好，很精致，书脊是布的。

说这样几点： 1、书脊用的似乎是一种布，精致 2、封面封底装帧有特色
3、书内有插图，手稿扫描 4、纸张一流，对得起定价。

很喜欢，很不错，帮朋友买的，他也很喜欢这款！~

东西还可以，以后买东西就京东了。

质量不错，注释有点详细的。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斲轮者何异？

经典之作，值得珍藏，非常耐读。

在这样的时代里，写信是一种奢侈，收信也是一种奢侈！装帧很好！名人书信集！

装帧设计独特别致，硬刷精美，中间有书简真迹的影印插图，内容也很有味道，喜欢。

京东的书就是棒啊，哈哈。

书信集是了解文人日常生活的最好的途径，值得读。民国时的信笺真漂亮

配货的书，等了好久了。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喜欢就要多买点，可惜那套译文集买不起，买了我也没时间看，懒的看！

精美的一本书，精美的一本书。

300—150买的，太划算了

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喜欢，推荐大家都来读。读书增长智慧。

两位大家的书信，书脊是绒布装帧，很赞！

跟那几本一起买的名著相比，郎教授的书算是贵的了

两人本身就是保证，无需赘言。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书。

装真不错，很喜欢，我的是红色书脊，感觉好像蓝色的好

书脊绒布装，感觉还是有点小家子气，大大方方多好

没什么可说的，两个都是喜欢的人，自然不能放过。

还没有看完，内容还不错，质量也很好。

比平时便宜很多，还是优惠给力啊

好书，雅致。而且有史料价值。

在看，还可以吧，1982年的著作了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值得一看

对蒋写的比较客观。书的质量不错。

趁活动入手，定价偏高。我的是蓝色书脊的。

很好的书，很有味道，收藏好好看

一位装帧的满不错的书，没有想象中的好

大师们都说些什么？看了本书就知道了！

内容自不必说，装帧也不错，值得收藏

看着真舒服，不忍心翻了，好书一本啊

囤书是种病，越囤越上瘾！咋办呢？！

师与弟子，时间之河，念念，切切。

确实是买到了一本好书的

装帧很不错的书，就是价钱不便宜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收藏。

经典好书啊，无需多言，版本漂亮

好好好好 好太好了好太好了

趁活动了买下！都是大方之家啊

还没来得及看还没来得及看

这样编排还是很不错的

很好很超值很不错建议购买

网络推荐的书，买来看看

书很好，很好！享受文化大餐！

很不错的书，装帧内容都很棒

书很不错 精装版会更好些

印刷精美，文字饶有情致

书做的很精致，非常喜欢。

可读性很强。有意思。

非常好的书，推荐购买。

代朋友购买，他很喜欢。

周作人的书千万别放过！

好书认真读,装帧也很好

今年难得一见的好书。

能编辑出版，功德无量

很漂亮的一本书。。。

两位文化大家！！！！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送货非常快速，书的包装比较好。

还行 有塑封 用盒子装的 就是有点脏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非常满意，五星

一如既往得好？

印刷装帧什么的都可以，就是书脊是蓝色的。。难道本来就有两种封面设计的？

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书很不错，蓝绒的，内容也非常可爱，彩页很好，注释太多太乱，扣分了。

两位民国大家的交流，值得一读

书内容很好，用纸插图都美，就是送货不够小心，封面有比较软，有个地方凹进去了....

这本书近来很红，但是定价实在太贵了，感觉这两年的书价在一直不停地往上涨.....

装订和封面设计的比较特别，书脊是绒面的，纸张很好，装订有锁线。。。

应该用箱子装的，只是用纸包裹过来，边角都弄折了。书的内容不错。

书信和日记比文章更有味道，能见到更真实的作者及有兴味的材料。

漂亮美丽！！！！！！！！！！

书衣很惊艳，是故意要比内瓢小一些吗？还是我的有问题？

周作人的书信尚有不少未曾整理出版，期待读到更多。

喜欢周作人``想了解除书上写的之外的东西``先拿下了``慢慢看

图片太少，装帧尚可。

极富可读性。物有所值，值得一看。

书不错，感觉彩页少了点，不过瘾

往来通信集，有两个不同的书脊。

但是影印的书信图片还是不够多。

师弟往来，不失尺度，好看。

硬脊还是挺出彩的，装帧还行

真的是认真做出来的一本书

周氏史料难得。书不错，

书还是很没的.....

一本俞平伯和他老师周作人的好书，可以了解民国时代的好多有意思的东西。

同是杨花与柳絮，并非全是离人泪
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中，貌似有口无心的湘云，看到满天飞舞的杨花柳絮，却也心绪缠绵，就作了一首《如梦令》小词。可湘云就是湘云，终究肚里装不下二两香油，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纸儿写好给了宝钗看，又给黛玉看。不仅如此，还要起社填词。于是就有了“大观园众芳写柳絮”的场景。“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每人有每人的心结，湘云也罢，探春也罢，宝钗也罢，黛..

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印刷太不仔细了！！！！！！真差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

《勒热夫绞肉机：一个红军士兵的战争1942-1945》是二战苏联红军士兵鲍里斯·戈尔巴乔夫斯基的回忆录。本书记述了作者的三年战争生涯，被遗忘的勒热夫战役，血腥的白俄罗斯战役，以及最后的东普鲁士战役。从步兵学校的学习，从

前线到后方机关，以及他在战时莫斯科的闪电恋爱，戈尔巴乔夫斯基向我们全景式展现了他的经历。他的回忆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喀秋莎火箭炮发射时的嘶吼和斯图卡轰炸机俯冲时的啸叫。《勒热夫绞肉机：一个红军士兵的战争1942-1945》由4部分25章组成：第一部分，我最初的军事教育（1942年1-5月），记述了作者参加军校，接受军事训练到初上战场的场景。第二部分，勒热夫绞肉机（1942年6月-1943年3月），记述了作者参加的残酷的勒热夫战役，包括其执行的侦察任务，突击任务和后勤工作。第三部分，从勒热夫到国境线（1943年3月-1944年7月），记述了勒热夫战斗后期苏军的行动计划，解放斯摩棱斯克，并继续向西方挺进的战斗场景。第四部分，在波兰和东普鲁士（1944年7月-1945年4月），记述了在解放波兰和东普鲁士战役中苏联军队的表现，反思了苏联军队在反攻德国的途中犯下的战争罪行。

京东现在的评价体系很有问题，书评不是看字数的。现在都粘贴复制与书本毫无关系的内容，对于买书者毫无用处。

《通信集》的前身，则应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彩色影印，精装十六开，一函上下两册，定价2000.00元，仅印680套。全书共收入书信三百五十三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一百九十三封，时间由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一百六十封，时间由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至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

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

、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举报

印刷精美，值得购买。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编集的《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言语行事的重要儒家经典。自西汉以来，《论语》所表述的孔子学说，迅速扩展，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标识。有关《论语》的章句注疏也累代不绝。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以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而撰成的《论语别裁》，就是关于《论语》的讲演录。书中对《论语》二十篇的每一段原文，都作了详细而又生动的讲述。不仅有篇章结构、段落联结上的提示，而且有原文义旨以及所涉人文掌故的阐发。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这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别具一格的。原书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1976年5月出版，迄至1988年，已印了十八版。为弘扬海峡两岸同源的中国文化，兹征得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同意，将《论语别裁》第十八版改排出版，以供研究。

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要讲儒家的思想，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必须先要了解《论语》。比照现代世界上的国际间文化潮流，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和历史，确定今后应该要走的路线和方向。因此若能使一般陷于现代社会心理病态的人们，在我们讲的文字言语以外去体会，能够求得一个解脱的答案，建立一种卓然不拔，矗立于风雨艰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这便是我所要

馨香祷祝的了。

这本《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是两位文化大家391通书信完整版，五十余幅手迹插图全彩精印。

周作人与俞平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

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俞平伯的散文属周作人的“美文”一派。他20世纪的散文集有《燕知草》和《杂拌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六月十八夜》都是散文中的名篇。俞平伯的散文很少触及重大现实问题，而以独抒性灵见长。用笔细腻、意境朦胧而灵动、闲适而伤感，语言运用透出古代文学的深厚传统的影响，被周作人誉为“近来的第三派新散文的代表”。但有时描写繁缛、用力太过，少了天然之趣。诗作：《春水船》——太阳当顶，向午的时分，春光寻遍了海滨。微风吹来，聒碎零乱，又清又脆的一阵，呀！原来是鸟——小鸟底歌声。我独自闲步沿着河边，看丝丝缕缕层层叠叠浪纹如织。反荡着阳光闪烁，辨不出高低和远近，只觉得一片黄金般的颜色。对岸的店铺人家，来往的帆樯，和那看不尽的树林房舍，——摆列着一线——都浸在暖洋洋的空气里面。我只管朝前走，想在心头，看在眼里，细尝那春天底好滋味。对面来个纤人，拉着个单桅的船徐徐移去。双橹插在舷唇，皱面开纹，活活水流不住。船头晒着破网，渔人坐在板上，把刀劈竹拍拍的响。船口立个小孩，又憨又蠢，不知为甚么，笑迷迷痴看那黄波浪。破旧的船，褴褛的他俩，但这种「浮家泛宅」的生涯，偏是新鲜、干净、自由，和可爱的春光一样。归途望——远近的高楼，密重重的帘幕，尽低着头呆呆的想！

经典好书，百读不厌。看的时候。挺爽。很爽，非常爽。

它很惊艳动人，对我帮助很大。京东的快递也很快，非常给力。

现在网络阅读流行，电子书大行其道，但是我想纸质书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电商网站上的图书，价格便宜！只要花喝一杯星巴克的小钱，我们就可以获得好几天的精神享受。纸质书拥有目前电子书所没有的7个特征：1.

当我买下一本纸质书时，我就完全拥有它了；但我买一本电子书的话，我只是租到它而已。2.

纸质书可以拿到二手市场上卖，当它变为稀有版本以后还可以升值；电子书从来不会缺货，也没有相应的二手市场让我收回些许成本。3.
纸质版的非小说类图书会比电子版便宜，而且它也可以在非小说类图书明显少很多的合法二手市场上出售，包括正规的廉价书市。4.
我可以和别人合购传统图书，这是合法的，这样一来还可以进一步减少每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多年来我和我儿子合伙买了几本书，购买时我们都是拼账）。5.
我的纸质图书可以无限制地借给其他人；如果幸运的话，一本电子书只可以借给另一个人2周（一旦借出一次，电子书就不能再借给别人了）。6.
我只要买了纸质书，它就一直是我的；不像电子书，没有谁可以远程地把纸质书删除、替换、或是做任何干扰我对图书的所有权的事。7.
随着我收藏的精装书越来越多，我也一样会面临空间限制的问题。到那时，我可以重新删选整理我的纸质书，把其中一些淘汰掉：要么拿到二手市场上去卖（见第三条），不过我更可能把它们捐给当地图书馆。那些图书馆还是传统运作模式，很乐意接受图书捐献。它们还会以公道的市场价格向我提供慈善捐助减税，减少的税款已经和二手书市场上的均价相当了。但是，我却不能把不再需要的电子书转卖或捐赠给任何人，只有自己留着。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平装本中的上乘之作，印刷很漂亮，影印部分全部彩色，内容也丰富，共收信札三百九十一通，主要是文化和学术方面的讨论交流，两位大家的文笔自不必说，字里行间时时溢出墨香。书价不菲，好在这类书出版后不急着想买，一般多等等·都能在网店做活动时入手。临睡前一读，最是惬意。

全书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在注中发掘了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编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

大学演讲》一文。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那一方面去？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歌词曲还有人在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那里去呢？”编著者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的途径。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还全无年月日，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和认真的态度，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年份，还按照编年以及往来次序编排，使读者能深入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背景和意趣，更修正了之前学界和出版物的一些谬误。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书写。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

周作人（1885～1967）

光绪十年（甲申）腊月初一（1885年1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櫟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局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49年以后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

书是人类用来纪录一切成就的主要工具，也是人类用来交融感情、取得知识、传承经验的重要媒介，对人类文明的开展，贡献非常大。教育家说：“书是智慧的钥匙。”
政治家说：“书是时代的生命。” 经济学家说：“书是致富的信息。”
文学家说：“书是人类的补品。” 史学家说：“书是进步的阶梯。”
奋斗者说：“书是人生的向导。” 探索者说：“书是通向彼岸的船。”
迷茫者说：“书是心中的启明星。” 求知者说：“书是饥饿者的美食。”
学生们说：“书是我们不开口的老师。”

史书(历史书); 图书(图和书。泛指书籍); 书客(卖书籍、文具的商贩); 书香之族(世代读书的家庭); 书香
中国书法一脉(知书达理的家风); 书包翻身(指穷读书人发迹); 书谜儿(将书中的话作成的谜语); 书帕(礼金。明代官场习惯用书籍、手帕作礼物, 称书帕); 书剑(书和剑。古代文人随身携带之物。后亦指文人生涯); 书笈(小书箱); 书仪(托名买书而馈赠的礼金); 书腐(蛀书虫。喻指迂腐的文人); 书心儿(一部书中最精彩的章节); 书劫(书籍的劫难); 书会(宋元时戏曲作者、说话人共同组织的社团); 书呆(只知啃书本的人); 书城(书籍环列如城, 言其多); 书脑(书籍装订时打眼穿线的部分); 书阁(收藏书籍的地方); 书录(图书目录); 书囊(盛书籍的袋子)。

《生活中的魔法数学：世界上最简单的心算法》将立刻使你像数学天才一样地思考问题。准备好，以你所掌握的惊人速算开始给你的朋友们，包括你自己一个惊喜！在本书中，作者亚瑟·本杰明和迈克尔·谢尔默将与你分享闪电般快速心算的秘密和令人惊异的数字诀窍。通过本书，你将学会快速心算，其速度令你无法想象！除此之外，你的数字记忆能力将大幅度提高，而且也许这是第一次让感觉数学世界是如此其乐无穷。不错，即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在头脑中进行看似非常复杂的运算，而你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掌握一些诀窍而已！你将能够快速地对三位数进行乘除运算，并能迅速地给出第一个数的平方数，立方数和根数。无论你现在的年龄或者数学能力怎样，《生少大踏步的魔法数学：世界上最简单的心算法》都会让你做到不费吹灰之力的展示你那令人取为观止的数学技能。本书所讲的数学知识是你在学校从来都不可能学到的

周作人，俞平伯而优雅却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达成优雅不是30女人的专利也不是名门望族女子的专利而是每个女人一生的功课每个女人都有过优雅生活的能力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如果上帝没有给你美貌那何不努力做到优雅来超越美貌呢如果你已经幸运地拥有美貌那何不用优雅来超越时光让这美貌历久弥新呢说到优雅再没有比法国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女人尤其是巴黎女人更有资格诠释的而只有深谙法式优雅之道的中国女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

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

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

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侯，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

（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

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一；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一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1）程度—感染底深浅（2）范围—感染底广狭

（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

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说起八道湾，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湾仿佛是因为苦茶庵出名的。梁实秋曾写过闻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书房，当然，也无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谈：“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文笔简约，像建筑师般把苦茶庵的横截面临摹在纸上——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缩影。所以写到这里，梁实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没用任何感叹词，但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历史的叹息。苦茶庵后半个世纪的穿堂风都是由类似的叹息造成的。沈尹默书写的横额，早就毁于烟火，据传说内容为“请到寒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诗中的一句。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辞令与语气邀请访客呢？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抄录全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依然语焉不详。随你怎么猜测吧——就像茶叶的滋味高深莫测。或许只有滚沸的开水才能不断冲淡、稀释它——千言万语，尽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为什么把好端端的苦雨斋易名为苦茶庵呢？或许表明天意与人事的变迁：早年一封封《雨天的书》，无法逆转地误入旱季，需要人工兑水，沏成薄暮的晚茶，来刺激板结的舌苔？更关键的还是心情。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载沉载浮的一枚巧叶苦渡余生。入世与出世，是两种态度；文质彬彬的斋主与萧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两种身份。山阴道上的一代名流找个趺趄，就这样拖着长长的背影遁入空门。八道湾实际上也和鲁迅有关，1919年底鲁迅携全家从北京菜市口的绍兴会馆搬来，周氏兄弟及家属亦同时迁抵。所以解放后，八道湾胡同11号院，一度被称为鲁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称，则几近于失传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人都在回避周作人这个名字。甚至努力将他的文本从记忆中淡化掉——历史以这种措施处理尴尬。其实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当时文坛上一场著名的家庭内战就是在八道湾闹起的，几天后鲁迅收拾行李和母亲迁出，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也就是说鲁迅只在此生活了几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个世纪，并以此为一生的归宿。但八道湾依然算鲁迅故居。谁也没有勇气在院门口立一小块纪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铅字排印，平装三十二开，定价58.00元；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通信集》内附五十余幅周、俞往来信笺手迹作为插图（按：这些插图中的前五幅，第一幅是全三册《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包含俞平伯题签的封面照片，第二幅是俞平伯为《书札》第一册所作跋语手迹的照片，第三、四幅分别是周作人为《书札》第二、三册所作跋语手迹的影印，而第五幅是为废名写在《书札》第三册上的观后跋语手迹的影印），同时以1928年11月23日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影印原件为封面，又以1927年1月2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影印原件为封底，二者之具体尺寸则均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单页大小，且前者居于封面之左下角略微偏上，后者居于封底之右下角略微偏上，而书脊另有宝蓝色布绒和深红色皮革两种不同形式，印数不详。至于封面和封底的用纸，除颜色均呈淡绿外，其具体包装位置又均未全部覆盖封面和封底，而分别是封面用纸向左、封底用纸向右均有缩进；具体来说，单页纸张的尺寸为148mm×210mm，而封面和封底左右缩进的尺寸均为3mm。

《通信集》的前身，则应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彩色影印，精装十六开，一函上下两册，定价2000.00元，仅印680套。全书共收入书信三百五十三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一百九十三封，时间由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一百六十封，时间由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至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

》，《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的当时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〇〇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龀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箴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胎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顿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大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謏謏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顿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周作人，俞平伯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书的内容直

得一读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

慧远大师在他自身修持及弘传“观佛”、“念佛”净土教法上有着显著成就。自身修持得力，在澄心系念中，证得念佛三昧，临终示往生相得生净土。在《净土圣贤录》慧远一章中有如是记载：“义熙十二年(西元416年)七月晦夕，于般若台之东龕，方从定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佛告远曰：‘我以本愿力故，来安慰汝，汝后七日，当生我国。’”之后大师对待立两旁的弟子法净、惠宝说：“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睹圣吟相，今复再见，吾生净土必矣！”果然事应其言，于八月六日端坐入寂。慧远大师以亲身经历，验证念佛可生净土之不虚，感召后世依从净土教理，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僧俗人等，不计其数，而依法修持得生极乐者亦难枚举。弥陀净土之信仰日后能够得以广泛地流行，净土一教得以日益兴盛，实出于慧远大师之功。大师一生志心弘教，德感朝野，晋安帝义熙年间，帝室下诏赐号“庐山尊者”“鸿胪大师”及“白莲社主”。基于慧远大师对佛教作的巨大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得到数朝帝王追封谥号，也可谓是在情在理。

17史籍记载考诸史籍，有依净土经典修持，祈求往生净土者，是始于东晋潜青山竺法旷(西元327-402年)。而关于弥陀净土经典，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般舟三昧经》和《念佛三昧经》等，早在汉末即已译出，之后也有异译不断面世。《高僧传》卷五中说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二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晋时支遁(西元314-366年)也着有《阿弥陀佛像赞》一文，说明弥陀信仰早已有之。但是西方净土的信仰成为一体系，并能上升为东晋当时的学问僧和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则始于慧远大师于庐山集众结莲社，可以说是慧远大师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且直接影响着后世无数的学佛者，为净土一宗奠定了不拔之基。

净土宗沿至今世已历十三祖，但观其列位，并无他宗那样明显的嫡系师承，而都是后世净业学人推举而成。如此而言，慧远大师之所以被追认为净土宗初祖，的确是名至实归，堪为净土之先驱，后学之楷模，其万世景仰之德行将永远昭垂史册。有诗赞曰：不出庐山种白莲，修观立社集群贤。圣容三睹金池上，知与弥陀大有缘。又赞曰：莲社开端接后人，翕然缁素总来亲。十年三睹怱严相，定作金台上上身。

主要研究方向有：梁板壳结构的高效无网格算法；结构非线性静动力分析方法和数值仿真；岩土类材料的大变形非线性损伤破坏模拟；材料力学性质的微宏观数值模拟；循环荷载下钢结构与金属材料的疲劳破坏机理与数值模拟。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回国基金及横向科技项目的资助。

现为中国力学学会计算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计算力学学会会员、福建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和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

3个人荣誉曾荣获国际计算力学学会第14届R.J.

Melosh博士生最佳有限元论文竞赛决赛入围奖(2002)、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土木工程系杰出博士毕业生奖(2004)、

亚太计算力学学会青年学者奖(2007)、厦门大学清源奖(科研类)(2008)。2009年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际华人计算力学学会青年学者奖(2011) [1]。钱令希计算力学青年奖

很喜欢周作人，俞平伯，他的每一本书几本上都有，这本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很不错，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首先在这里要感谢爸妈，感谢社，感谢...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感谢让我们有了阅读的机会，拿到快递过来的书，心情很是激动，估计爱书之人心情都跟我一样。回到家，妞妞看到我拿的书，高兴极了。这次拿到两本书，这本是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大开本的书，纸质很好，色泽饱满，排版也很舒畅。每本故事的寓意都很好，自己拿到书先看也爱不释手。...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的故事，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配上肆意奔放的绘图风格和极具教育意义的情节植入，在打开想象的翅膀同时，还能学会一些道理，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魔法师，韵文式的行文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强烈的节奏感更能帮助记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周作人1.周作人，...俞平伯1.俞平伯经典书。故事叙述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我就是我。也许我并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喜欢这样做。高呼三声吧，我就是我！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

[illegible]

名人点评

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他们的学问及创作，都是殊为重要的遗产。两人既是师生关系，也系朋友。彼此的交往中留下许多重要文献。这些对了解那个时代的风气、学术水准、人文地理，都是有益也有趣的资料。

整理者孙玉蓉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著有《俞平伯年谱》等著作。谙熟资料，常于掌故，治学严谨，文笔亦佳。——孙郁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书写。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刘绪源

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整整活了一辈子，却没有读过一本书，因为他们不认识字，不会读，或者没有接触书的机会，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生是令人遗憾的，苍白的。书是前人文化的结晶，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经验、知识与哲理，是人类的宝贵遗产。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品味高尚的人谈话，从中能领略到他的风采，感受到他的魅力，能使顿觉清爽，豁然开朗。读一本好书，能改变你的一生，引导你走向成功，但读书要讲究方法。一、有的书可以泛读，而有些书则必须细读、精读，必要时应该记笔记，有诗云：“万

绿丛中一点红”，这里我们不妨借喻，把读书的泛览比做万绿之丛，把精读、细读看成一点之红，进而把“万绿”比作茂密的树叶，那么没有绿叶就育不出红花；没有红花，绿叶也徒有其茂，空有其绿。因此读书必须把泛览与精读的范围与内容选择好，结合巧，否则就是“学不善法”，引出的结果就是“事倍功半”。

二、读书我们不能只读它的表面意思，而要发掘其内涵，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这就要求我们反复读，“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嘛。

三、读书中遇到了难题，可以多读，研究研究，也可以向老师、家长请教，要勤查字典、查电脑，字典、电脑是你最好的老师。

四、读书要独立思考，注重观察，重视实践。读死书害人，要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要多思考、多观察，留心世事，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部活书。

不同的人读同一本书，会得到不同的感受，这与读者的心态与人品有关，当然也与书本身有关。一本好书确实能反映生活的五光十色。

我们要三思而后读，书有好坏之分，读一本好书能够洗去心灵的污垢，读坏书能使人变得更加邪恶。读坏书还不如不读。所以，我们读书要有所选择。可见书也是一柄双刃剑，读得好越读越聪明，读得不好越读越愚蠢。

泰山不辞抔土泥瓦而能巍峨屹立，长江不弃涓涓细流才成浩瀚汪洋。广泛读书，我方吸收，同现实生活结合，方能臻于博大精深。

对喜欢阅读的人来说，看书是一种享受。书卷中的意念像一股无形的动力，影响你的思想和心态。

有人说,读书没有什么好处。读书是一种负担,读书好比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读书仿佛魔鬼训练,使你生不如死,读书多么痛苦。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错了。读书是一种美的享受。而且从书中你会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奇妙!“猿人是人类的祖先;恐龙高大可怕;远古时代,人们钻木取火,动物和植物种类繁多、千姿百态……”

书是我们的知心好友。当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中,膝上摊开一本书,闻着纸上散发着的油墨清香,旁边放上一杯水,听顽皮的风娃娃吹开书页的美妙声音,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在我孤独的时候,书陪伴着我,使我感到温暖;在我伤心时,书使我感到快乐,让我感觉世界是多么有趣。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营养的药丸,书让我们走进美好的未来。

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是公司？”，百科上给出的解释是“公司是指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或某些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清清楚楚，公司一是以营利为目的，二是从事某些活动（特别是商业经营活动）的组织。离开了任何一点，“公司”就不成立。也就是说，公司营利，获得经济资源，乃天经地义之事。获得资源本身就很有策略可循，而在获得资源之后，管理资源的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一开始的人们是把它作为一项常识来看待的。既然要对公司的经济资源出入进行管理，那么首先就必须对它进行记录；这些记录同时也为公司的具体经营提供了必要信息和参考依据，几乎这就是会计记账的起源。同时，公司要扩大规模，很可能就要举债、募股，对这些行为的风险-收益进行评价，就又产生了产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问题。而公司制度，公司类型的界定，则涉及到系列契约理论的范畴。公司要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益，就衍生出了成本预算管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使用和信用管理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宏观的经济和产业形势也成为了关注对象。这本书的主要框架，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财务管理的实际应对方案，其渊源，也是从当时公司经营者的实际管理经验，即所谓“常识”开始的。

直到二战之后，财务管理才最终越出经济学和会计学的藩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形成标志就是大名鼎鼎的米米理论——公司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论（无税条件）和有税条件下的米米理论。该理论的影响，几乎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而其独到的分析方法，严谨的推导和修正，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也正是米米理论，让“财务管理”跨出了从常识到科学的最重要一步。我们几乎可以说，米米理论是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基石，它对于公司财务的意义，正如牛顿三大定律对于物理学的意义一般巨大。鉴于米米理论的重要性，本文在后面也将用一章的篇幅，对米米理论进行专门的分析和阐释。

随后的六十年代，WACC加权平均资本分析法，以及NPV和IRR收益分析法开始被企业广泛应用。与之几乎同时，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利用数学工具，解释了财务决策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收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在此基础上，人们发展了指数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APT），提出了贝塔系数和财务杠杆的概念，对CAPM的实际应用问题做了十分有益的补充，也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无套利均衡”的基本原则。再之后，包括二叉树模型和布莱克-舒尔斯公式在内的期权定价模型，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动态的无套利均衡状况，并为80年代之后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期权分析法的运用，更使公司对投资决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视角。同时，法马的有效市场假说则从宏观角度说明了“市场信息”与“不确定”的关系。这些思想，构成了迄今为止财务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正是这些内容，使得财务管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更为增强，公司在财务方面的“应对方案”也显得更为专业了。本文的三、四两章，是对收益分析方法和期权定价法的详细分析，其实也正是笔者读了《财务管理》后，自己对这个“应对方案”的一些理解和体会。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全书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在注中发掘了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编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一文。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那一方面去？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词曲还有人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那里去呢？”编著者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的途径。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还全无年月日，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和认真的态度，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年份，还按照编年以及往来次序编排，使读者能深入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背景和意趣，更修正了之前学界和出版物的一些谬误。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书写。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

，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

我的答案是两个人--伊丽莎白和曼丽。

证明如下：丽萃太聪明，而大多数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人，曼丽太博学，大多数男人不喜欢女博士。而且她们又穷又自命不凡。一个女人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她是认为自己聪明，比男人还聪明，最糟的是她居然认为男人喜欢聪明的女人。

《围城》里有句话，男人从不和戴眼镜的女人调情。电脑和课本使越来越多的女人成了男人不敢与之调情的罪魁，戴眼镜的人无论男女都有一种距离感和假象，女的就完全失掉了眼波流转的魅力，即便你死盯着公车里的一个帅哥达一刻钟之久，他也浑然不觉，还以为你的眼镜在闪闪发亮，深恨你的玻璃片刺得他难受，即而忿忿然转过身去，给你个后背，那后背固然伟岸也到底不及正脸。

所以，我认为凡戴眼镜的女人被男人看上的几率就更小，当然也不是没有啊，我是说多数。

最不愁嫁的历来是浅薄的漂亮女人，比如丽迪亚，还有德包尔小姐，有钱的女人，当然简是抢手货，漂亮温柔又平庸，夏绿蒂聪明不亚于丽萃但是她实际又会装傻，所以放在任何时代都不愁没人要。从主要的数到次要的，也只剩下丽萃和曼丽。

我想到自己所有的女同学，孩子最大的，也就是嫁人最早的，不是最漂亮的，就是最丑的。

漂亮而不聪明的女人通常不会坚持嫁给一个物有所值的男人，而是由于从小就被男人宠坏了，对男人产生了依赖感所以大都很早就耐不住寂寞结婚了，而且对方通常是癞蛤蟆或者穷光蛋，甚至是小混混。反正嫁得很不上算。那些丑女孩，只仗着年轻喽，怪的是经常嫁的还行，至少让别人觉得比她强。比如我一个小学的女同学，严重罗圈腿，满脸痤疮，蒜头鼻子外加大龅牙，够可以的吧，可她老公居然就长的眉清目秀，性格温顺，所以说，不是我说，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借着老卡拉马佐夫的口说---真正的色鬼眼里没有丑女人。所以女人丑还不算最可怕，可怕的是又丑又倔，好比茅房的石头。

所以我就劝姑娘们，读点书但是别太多，学点艺术啥的别太深，懂点哲理可别做女学者，你要非做乔治桑和杜拉斯我也没法就告诉你这里不是法兰西。学点理科我倒不反对，起码是个手艺可以糊口，最要不得的就是做不得志的文艺青年，既不漂亮又自以为是，男人一见吓得就跑。

其实我越看《傲慢与偏见》就越喜欢简，不喜欢丽萃，假如我是男人我会娶简而不是丽萃。其实，这本书所有的男人都第一眼看上了简，她才是男人钟爱并且想娶做太太的女人。一点教养，一点常识，一点妩媚一点含蓄，温顺可爱人，是个宝贝儿。丽萃太精明了，太爱讽刺，嘴巴刁脾气倔，虽然我不是科林斯先生也被她的头脑气坏了。

姑娘们，无论你们的答案是谁，我都要再次提醒，认清形势不做幻想，在现实中生活总要放弃一些东西，假如你觉得值。

[ZZ]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NRJJ]非常好的一本书，京东配送也不错!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读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读诗使人高雅，读史使人明智。读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悬梁刺股”、“凿窗映雪”，自古以来，勤奋读书，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求。读书是一种最优雅的素质，能塑造人的精神，升华人的思想。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没有书的人生就像空心的竹子一样，空洞无物。书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犹太人让孩子们亲吻涂有蜂蜜的书本，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要让甜蜜充满人生就要读书。读书是一本人生最难得的存折，一点一滴地积累，你会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读书是一种感悟人生的艺术。读杜甫的诗使人感悟人生的辛酸，读李白的诗使人领悟官

场的腐败，读鲁迅的文章使人认清社会的黑暗，读巴金的文章使人感到未来的希望。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朋友，教会我们如何去看待人生。读书是人生的一门最不缺少的功课，阅读书籍，感悟人生，助我们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读书是一门人生的艺术，因为读书，人生才更精彩！

读书，是好事；读大量的书，更值得称赞。

读书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当你枯燥烦闷，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读书能平静你的心，让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让你更加享受生活。读书是一种最美丽的享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一位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的书斋里杂乱的堆满了各科各类的图书，而且每本书上都有着手迹。读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敬佩之意油然而升。因为“有了书，就象鸟儿有了翅膀”吗！

然而，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有好书并不一定能读好书。正如这位亚克敦，虽然他零零碎碎地记住了不少知识，可当人家问他时，他总是七拉八扯说不清楚。这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不擅长于读书，而只会“依葫芦画瓢”。

朱熹说过：“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

所谓“循序渐进”，就是学习、工作等按照一定的步骤逐渐深入或提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要求书有几千甚至几万，根本的目的在于对自己的书要层层深入，点点掌握，关键还在于把握自己的读书速度。至于“熟读”，顾名思义，就是要把自己看过的书在看，在看，看的滚瓜烂熟，能活学活用。而“精思”则是“循序渐进”，“熟读”的必然结果，也必然是读书的要诀。有了细致、精练的思索才能更高一层的理解书所要讲的道理

平装本中的上乘之作，印刷很漂亮，影印部分全部彩色，内容也丰富，共收信札三百九十一通，主要是文化和学术方面的讨论交流，两位大家的文笔自不必说，字里行间时时溢出墨香。书价不菲，好在这类书出版后不急着买，一般多等等·都能在网店做活动时入手。临睡前一读，最是惬意。

人们喜欢收藏尺牍，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牍，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牍集，是一种美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

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够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

俄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出现过“路标”派的文人群体，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回到静的精神里去，遂遭到革命者的抨击。中国的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相似，乃大转变时代的多余的人。但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通信，内心是有一种孤苦的味道，学识背后的忧思未尝没有。阅读那些古朴漂亮的词语，都未遭血色的熏染，内心纯然的东西依在。这是一个悖论，走到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

美静观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却可滋润着后人。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自序：“今年是沈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予予）先生逝世第15年，就从这里开始，作一份纪念，我将这些年沈从文先生、王（予予）先生及我零散的一些已出版的文字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延续，用这些文字连在一起，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中国服饰研究、纺织考古与纺织品保护工作已经和正在走的道路，若有可能，更盼望有人也愿意走上这条需要耐烦和坚韧的道路。”

从这一点来说，这本书完全达到效果了，很好看，其志可敬，其情可感，很能学到些东西。用纸不错，配图也很清晰，多为彩图，赞。

PS.第134页的N10绵衣飞凤花纹绣纹样复原图和第137页的N10凤鸟花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复原图非常的漂亮精致！

跋：“希望这本书能让更多人知道这番事业的價值。同时我等著王亞蓉老師完成絲綢發掘故事，完成纺织考古的專書、完成《中国古代服饰大系》。我又在催稿了。”

同样期待著。一些瑕疵：

1、封底之恶俗，版權頁後面還帶推薦一下其他書，另外“陳列建議：暢銷書、歷史、服飾文化”，看到這個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書拿到手時怎麼就感到一股濃郁的“暢銷書”味道撲面而來。

2、頁數230左右居然標價49.8元，還純膠裝無鎖線，呵呵，這個籌劃出版的銀杏樹下工作室想啥呢。

3、附錄三（社會變化太快了，我就落後了——與美國學者金介甫的談話）放在這本書裏太沒必要了，和服飾研究完全無關，談文藝的，還占了四十頁篇幅，況且在《沈從文晚年口述》中已經有了，又不新……換點其他文章不行嗎……

4、有些插圖不知道怎麼想的，段落後面標注圖X-X，你以為那圖是說明此段文字的，結果一看圖X-X，和段落文字完全無關，雖然也是關於服飾的圖片。可以理解字數太少所以用圖以充版面，同時提升一點趣味性增強感染力，但是就不要在段落後面標注了啊，就當裝飾用的圖不就行了。話說有些文字和圖與《沈從文晚年口述》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口述裏就沒有在段落後面標注。書中一個別有意味的地方：

一個人正在畫諸葛亮像，先生過來他沒有言聲，先生就說：“不要照這刻本上摹，這巾不大對。你是代表國家博物館在畫，要研究一下當時”綸巾“的式樣……”不料，那人說：“你不要在這指指點點，你那套行不通了！”那人背靠沙發，翹著二郎腿上下抖動，夾著香煙的左手沖沈先生邊點戳著邊說……一副桀驁不馴的摸樣。先生氣得面紅耳赤，我攙扶他的手覺得他在發抖。先生無言地盯視著那人。看著那副玩世不恭冷面，我拖著先生朝前走：“您怎能跟這不懂事的人真生氣，他是誰呀？”范曾。

這就是我和范先生的第一次見面，我知道當年因他的狂傲得罪於葉淺予先生，畢業分配被發在邊寨，他爲了前途，用心用信，使得從不求人的沈先生爲了美院的這名畢業生，找美院朱丹（原中央美院院長）和葉淺予（原中央美院國畫系主任）這些老友求情，未果，借總理批示服飾圖錄課題，要范曾到自己身邊協助工作，最後歷博費盡周折地終於把他調給了沈先生，范曾留在了京城。與范曾晤面目睹的那場面，我痛徹地感覺他就是我兒時即知道的向東郭先生求救的那條中山狼。我爲先生委屈，我看著先生多日都恢復不過來的情緒難過。迫於某些緣故，范曾在文章上辯解說沒有這回事，文革那段不正常時段過後，他也跟人講過：我和沈先生只是思想認識的分歧……但無論怎樣，也抹不去沈先生心頭的陰影，他再不願提這個人。我佩服范先生的聰明和才學。但總也揮不去他當面羞辱沈先生的惡劣影像。借這篇小文我替沈先生述說這個經歷，爲鳴不平。人在任何時候有些事情都是不該忘卻的。

”現代中山狼“啊”現代中山狼“，記得在《沈從文晚年口述》這個地方范曾是用XX代替的，沒想到10年後的書裡，居然顯示真名了，儘管結合後面描述的此人經歷讀者都早已猜到，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之前不用真名現在又用真名了呢？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_←

书的质量蛮好的快递速度很快

对于有钱人来说，他们不在乎东西值多少钱，和女朋友在一起他们注重的是心上人的开心，和领在一起，他们在乎的是给领买些高贵的东西，指望着自己有机会高升，和小三在一起，我就不多说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我们希望物美价廉，不是我们想买盗版货，不是我们爱到批发部去买，也不是我们爱和小贩斤斤计较，是我们微薄的收入难以支付。总的来说购物本身是一个开心的过程，从中我们利用自己的劳动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京东商城的东西太便宜了，所以我来买了。宝贝非常不错，和图片上描述的完全吻合，丝毫不差，无论色泽还是哪些方面，都十分让我觉得应该称赞较好，完美！

书是正品，很不错！速度也快，绝对的好评，下次还来京东，因为看到一句话

女人可以不买漂亮衣服不买奢侈的化妆品但不能不看书，买了几本书都很好

值得看。通读这本书，是需要细火慢烤地慢慢品味和幽寂沉思的。亲切、随意、简略，给人洁净而又深沉的感触，这样的书我久矣读不到了，今天读来实在是一件叫人高兴之事。作者审视历史，拷问灵魂，洋溢着哲思的火花。人生是一段段的旅程，也是需要承载物的。因为火车，发生过多少相聚和分离。当一声低鸣响起，多少记忆将载入历史的尘梦中啊。其实这本书一开始我也没看上，是朋友极力推荐加上书封那个有点像史努比的小人无辜又无奈的小眼神吸引了我，决定只是翻一下就好，不过那开篇的序言之幽默一下子便抓住了我的眼睛，一个词来形容——“太逗了”。

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buy更换为jd，并同步推出名为“joy”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jingdong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jd。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buy，新切换的域名jd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jd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好书：被美国学界誉为“思想巨匠”和“最具前瞻性的管理思想家”的史蒂芬·柯维博士，他的集大成之作《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已成为中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必备的最经典、最著名的一部培训教材；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史蒂芬·柯维的思想和成就，与拿破仑·希尔、戴尔·卡耐基比肩。《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20周年纪念版）》在每一章最后增加了一个“付诸行动”版块，精选柯维培训课程中的实践训练习题，以帮助读者加深对“七个习惯”的理解和掌握，使“七个习惯”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行动指南，价值堪比18000元的柯维现场培训课。史蒂芬·柯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25位人物”之一，他是前总统克林顿倚重的顾问，《财富》杂志100强中的90%和500强中的75%的企业是他的直接受教者，AT&T、通用电子、全禄、可口可乐等大公司的高级主管都是他的学生，李开复等中国顶尖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也深受其思想的启发。每年，来自全球的个人、家庭、企业、教育界及政府领导者的受教生更是高达百万人之多。东东枪和地下天鹅绒是两位在博客、微博、专栏里都非常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两人思维跳跃，观点奇特新颖，对待感情，他们也细细琢磨，也插科打诨。同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两位勇士将他们对两性情感的所感所悟——精彩呈现，得此《鸳鸯谱》，闪着智慧幽默的光。鸳鸯谱，靠谱。

與尹龍圖蔡忠惠公 以下七帖並見石刻

脩頓首啓。前送酒人回，曾附書，不審涉夏以來所履何似？脩三月十七日至滑，滑雖爲近郡，而河北之路皆走韋城，其名爲州，反若縣也。自河災至今，民尚未復，千里蕭條，市邑不及一大縣，以此絕少辭訟。加又河注外堤，物役並簡，終日無事，不異山居。於養慵雖宜，而恐自此益墮。夫馬雖善走，若飽飼而繫于櫪，立之數月，則足力損矣。故善養馬者，雖無所用，猶使僕隸騎而走習，蓋惜其天姿，不欲廢墮也。用此每自勉勵，不過尋書史，視古之志士，一慨然爾。紙盡，不及它，餘希自愛，不宣。脩再拜師魯十二兄、君謨仁弟。四月四日。

（驿梦：原刊文“紙盡不及它”，改为“紙盡，不及它”似佳。） 44、與蔡忠惠公

脩頓首啓。今春蒙恩徙鄴城，季夏之末，方至官下。首得君謨於家僕處所示書一通，並近著文章一卷，深慰深慰。君謨與脩別未三歲，中間計亦有人事汨之，奈何其學遂進及此！脩每惡前輩學古者，道未及其藩籬，而自相稱譽入於堂奧，不徒妄奸名譽，亦足惑於後人。然見君謨所爲，亦不覺欲稱之勉之。勉之到此，而不可已也。始脩與師魯在洛陽，是時遊者皆一時之俊。今君謨又與師魯在洛，獨恨不得從乎其後也！又知已有旨召試，何時赴期？因人頻乞一信。夏熱，千萬自愛，不宣。脩拜白君謨同年弟。七月九日。

《尹虞部誌文》乞與改抹。公期在洋州喪室，恐知恐知。45、又

脩啓。氣候不常，動履何若？前日承惠《李邕碑》，字畫誠佳，輒已入錄，多荷多荷。《錄目序》中欲更周宣王作穆王，蓋曩時但得《石鼓》，今續得《伯冏銘》故也。若已鐫石，不知尚可改否？閑事屢以煩煎，惟恃物外之趣同爾，惶恐惶恐。脩頓首啓君謨內翰足下。三月四日狀。46、又

脩啓。今日輒以服藥，假家居謝客，因發《茶錄》披尋，遂不能釋手，輒書百餘言於卷後。蓋嘗蒙見許識書，故聊爲茲論。竊承早來從駕燕宮，當亦歸休。謹勤奉呈，閑資一閱，幸即還付，不宣。脩頓首啓君謨給事三司君。六日謹狀。

（驛夢：原刊文“今日輒以服藥假，家居謝客”，驛夢改為“今日輒以服藥，假家居謝客”，假虽有“假期”之意，然此处有“假借”意，似以此句为佳）47、又

脩啓。數日以家事嬰仍，遂闕致問。氣候愆和，不審體履佳否？聞韓公以《畫錦堂記》奉煩，勢必難却，拙文遂託妙筆以傳不朽，實爲鄙人之幸。幸勉爲一揮，以成一段佳事。承已入辭，應漸治行裝。事少間，當頻卜會面。未間，謹勒李敷咨啓，不宣。脩頓首端明侍郎君謨足下。五日謹狀。

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提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以上可以说是作注的一重困难；另一重困难是：字数太多未免辞费，字数太少又易生歧义，或将本来尚不确定的事儿变成“言之凿凿”的了。如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俞平伯致周作人：“先生如病好了可以谈话，我想定一时间来八道湾。”编者于“八道湾”下注云：“即周作人居住的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宅。此宅系1919年由鲁迅买下并修缮后，将原居住在浙江绍兴的周氏全家迁入。”就嫌说得不如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清楚：“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司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入，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至于出售绍兴祖屋不足之款项，也是当时周家的两位有收入者即鲁迅与周作人合力承担。上述注释，似应在“买下并修缮”之前添加“经手”二字。在北京购置房产，一应看房、交易、修缮事宜，确实主要是鲁迅负责。周作人讲到在东京时，“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一九一七年周作人来北京后，大约也是这样。但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鲁迅给在日本的周作人去信所说“家事殊无善法，房子亦未有，且俟汝到京再议”来看，周作人未必完全不参与意见。再来对照周氏兄弟下列日记：一九一九年九月三日鲁迅：“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上月廿九日发。”同日周作人：“由中行送来绍廿九函，汇银の收条一纸。”同年九月六日鲁迅：“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冯单来。”同日周作人：“下午往西直门派出所取凭单。”十月十九日鲁迅：

“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湾宅。”同日周作人：“上午同家人乘马车出西直门，游农事试验场，在翊风堂午饭。下午至八道湾新宅一看，五时返。”十一月十三日鲁迅：“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湾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下午在部会议。”同日周作人：“午出校至八道湾看装水道，至开成买豆食，二时返。”十一月十四日鲁迅：“午后往八道湾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收拾书籍入箱。”同日周作人：“下午收拾书籍。”十一月十五日鲁迅：“夜收拾什物及书籍。”同日周作人：“上午运书籍至新宅。……下午四时至八道湾一看，五时半返。”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午后往八道湾宅。”同日周作人：“三时半出校，至八道湾，五时返寓。”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同日周作人：“上午移居八道湾十一号。”可知有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忙乎，有的时候鲁迅另有他事，无法脱身，周作人就顶替一下。又如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俞平伯致周作人：“丰三君在孔德看见过一回，他和吾家润民在一组里。”编者注云：“丰三君，即周丰三，周作人之侄、周建人之子。儿时就读于孔德学校，与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同班。1939年7月升入辅仁大学附属高中。后因伯父周作人出任伪职而忧郁愁闷，于1941年3月24日以手枪自杀身亡，年仅20岁。”此说当出自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一文：“周鞠子（按系周丰三之姊）私下里对馥若（按系文洁若之姊）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但这并非定论，关于周丰三之死尚有别种说法。上述注释若在“因”之前加上“可能”二字，或许更其稳妥。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〇〇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龛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簏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胎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顿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謏謏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顿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末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

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通信集》与《书札影真》有排印影印之别——本文开头已经提到，此其三。影印手札之类，至完成排序，编者工作已告结束，剩下的就是装帧与印刷了。排印则尚需一一辨认字迹。这项工作殊非易事，而且认对了不算功劳，认错了便是谬误。一字之差，意义可能相去甚远。且另举一个例子。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项下有云：“收伪北京大学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聘书，即复函接受这一聘任，并在当日日记中记：‘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则云：“……当天的日记中却是这样写的：‘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寥寥七个字，就将关系民族大义，也关系个人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交代过去了。”二书作者应当是看过周作人日记的；因为正式印行的周氏日记只到一九三四年为止，以后他人著文涉及此事，均从前述年谱、传记，我写《周作人传》时也不例外。我的书出版后，承周氏后人告知，那段日记引用有误。待看到日记原件，该日的内容是这样的（原文无标点）：

俞平伯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1918年，以白话诗《春水》崭露头角。次年，与朱自清等人创办我国最早的新诗月刊《诗》。至抗战前夕，先后结集的有《冬夜》、《西还》、《忆》等。亦擅词学，曾有《读词偶得》、《古槐书屋词》等。在散文方面，先后结集出版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其中《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曾传诵一时。

1921年，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两年后，亚东图书馆出版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复于《新建设》杂志发表《红楼梦简论》。同年9月，遭受非学术的政治批判，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然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1987年，应邀赴香港，发表了《红楼梦》研究中的新成果。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论著合集。还著有《论诗词曲杂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有《俞平伯散文选集》等。

1990年10月15日逝世，终年91岁。葬于北京福田公墓。受到批判 俞平伯 俞平伯(10张)党在1954年下半年就要公布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详细内容，因此必须动

俞平伯与叶圣陶、顾颉刚在一起 俞平伯与叶圣陶、顾颉刚在一起
员全部人口，不允许任何事情干扰经济计划。党再次通过思想改造运动来推动其经济计划的实施，于是又从文学界着手。

这次运动是从对具有西方倾向的学者俞平伯进行比较温和的批判逐渐开始的。批判俞平伯，是要动员非党知识分子，为党的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作准备。

俞平伯拒不服从党在1953年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解释中国古典文学的命令，于195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坚持他在20年代初得出的观点。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而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党与俞平伯发生冲突，不仅因为俞平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特殊，还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俞平伯把他1954年的那篇文章的草稿送交胡乔木审批，胡乔木提了些意见，并要求他重写。俞没有修改，径直把文章送到《新建设》杂志，并在该杂志发表。这表明，党的宣传部还没有完全控制各种杂志。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学刊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章，1954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和1954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运动就这样开始了，此后，大量的文章和社论对俞进行攻击。

对俞的批判是为了表明，以这两位青年批评家为代表的受过党教育的青年学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性，比以俞为代表的学者和学科对党具有更大的价值。胡适的避免先入为主的方法，成为这次运动中这一方面的主要批判对象。对于胡适来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陆侃如：《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文艺报》，1954年第21期

）党通过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试图要颠覆这种说法。同后来对冯雪峰及其他党内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相比，对俞平伯及其著作的批判还是有克制的。

1975年夏，在京南团河宫乾隆皇帝罪己碑前发生的。当天社科院(当时称学部)文研所的工作人员在农场劳动之余，到团河宫参观。我陪同前往。俞先生因年高体弱，在整个参观俞平伯俞平伯过程中情绪不高。当来到罪己碑前，听介绍说该碑是根据乾隆皇帝为修建团河宫耗资过大而下的罪己诏刻制而成，先生顿时精神一振，挤过人群，走到碑前，仔仔细细看完了整个碑文，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连封建皇帝都知道做个自我批评。”立时全场肃然。

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公开讲出这句话，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高度和智慧的，只有俞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长者，才能机智、委婉而入木三分地说出这句话。当时“文革”败局已定，冤狱遍布全国，经济频频崩溃，但江青等人不肯认输，不做半句自我批评，而在搞什么“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全国有正义感的人民早已义愤填膺，可都是敢怒不敢言。我把俞老先生的这句话和其他两件事写成文章《俞平伯先生二三事》寄给北京晚报。发表时只有前两件事，但也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据当时晚报副总编李凤祥先生说：文章见报不久，他就接到俞先生的高足、北大名教授吴小如先生的信。吴教授说文中的俞先生写得很像本人，很生动。当时俞先生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正在编一本有关俞先生的书，吴教授立刻推荐了我那篇小文，并被收编在书中。几家文摘报做了转载，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槐下的俞平伯》一书也选用了是文。

悦读《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纯文化层面的欣赏过程，自从得到这本书，我便时不时会感受到这样赏心悦目的美丽，这样的美丽，并不炫目，也不喧嚣，静静地，散发的魅力也是淡淡的。就像这两位先生的性情一般。

展开书，首先可从两位先生的相互称呼开始欣赏：俞平伯对周作人的称呼一直是“启明师”、“启明先生”、“知堂师”落款为“学生平伯”；周作人回复却是“平伯兄”，落款是“作人”，或者“岂明”，甚至“苦翁”等，语气里，一个很恭敬尊师，一个很平易待友，这样的交流有一种传统文人之间融疏离和亲密于一体的矛盾之美，同时，也是一个时代里文人修养之美，风度之美。

当我随意翻开书页，很容易就会遇见全书随处附上两位先生的手书笔迹，俞平伯的字体静雅规整，舒朗清逸，有董赵之韵味，有书香世家的范儿，“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周作人的字体却纤致精齐，隐隐瘦峭是隶碑的圆顿，也有行草自在的肆意，虽然并不放任，依然显得自我和独立；不管岁月的变迁，这些文气的字迹仅仅些微变迁，这些静美的信笺也在变迁，妙趣的印章也在变迁，但其中的交谊从未变迁，实为行楷和楷书的范本。是为读帖品人之妙。

本书阅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书信体的行文自由和交流私密，这让上世纪的两位文人得以半文半白地恣意挥洒各自的文学看法、品书探幽的心得、自嘲自讽的快乐、各自交友的联谊、闲论他人他事的妙批、藉古采薇的中年心境、挥散不去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战争阴影，林林种种，就像岁月的碎片，零散在书页之间，被风吹起，随意飘散，引来读者心中朵朵涟漪。

当然，要给两位先生的书信集加以妄论谬品，恐怕会令当时同时欣赏过他们文字的很多名士从坟墓里笑出声来，当世之时，能写到如此境地，彼此能交流到如此知音的层次，恐怕再无第二对了。

掩卷之后，忽然觉得，这样藏在岁月深处两位先生的交流，带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氛围，也带着上个世纪的雅韵，可以让我沉浸在文人的情怀之后，远离紫陌红尘，静心去感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妙境，远不需要与旁人分享什么。这份情谊或可留待时空去留存。轻轻拂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种阴影，载沉载浮之后，阅读他们两位在那个风云时代里的情意交流，点点滴滴的淡愁浅怨，亦庄亦谐的轻趣薄戏，都是尘埃落定的安宁，可供清品、静思和回味的沉甸甸文人风韵，怎能让人不感慨万分。或者，也羡慕不已。

虽然读到过张中行对周作人的评语，我却另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周作人怎会不知道变成汉奸的后果，他其实是身不由己，他是怎样的人，他便会做怎样的事情，而对于这

样的人，我们只能感受，却未必能懂得。同样也能这样看俞平伯，在被毛老人家点名批判之后，他还能活到九十一岁的高龄，这样的人，值得人深思的。数年前，我在纠结于也想拥有一个如周作人和俞平伯这样交流的朋友时，文友“卷尔”送给我一句张宗子（张岱）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比较一下李后主的“人生自是长恨水长东。”可见，无恨的人生很难的，如周作人俞平伯这样的交流，可比“高山流水”，实乃可遇不可求也。

此书属于我能放着桌上不放书架，随时翻开，随时放下的书。此记。【原文地址】

网易 <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3103102322306/> 天涯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50117&PostID=53852099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说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周作人与俞平伯的通信过去汇编成《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现在又有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前者全部彩色影印；后者则为排版印刷，选配五十余幅彩色影印信笺用作插图。简单看来，两部书的区别似乎仅此而已；然而实际并非这么简单。

《通信集》在内容上对《书札影真》有所增补，此其一。《书札影真》中“周作人致俞平伯书札”全部影印自俞平伯一九二九年春至一九三二年春所装裱的三册《苦雨翁书札》，《通信集》在此之外又据《周作人书信》等出版物补充若干。《通信集》对《书札影真》中“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的增补则系首次揭载。周丰一、俞润民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序》中写道，保存下来的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以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信为最多”。这回《通信集》所添加的，恰恰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居多（见右图）。

这些新增加的信件涉及不少俞、周二人的行事和想法，为我们素所不知。《通信集》编者就据此考证出俞平伯曾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间先后在周作人担任社长的艺文社和艺文杂志社当过干事，为《艺文杂志》编审稿件（见《俞平伯轶事考订二题》，载《新文学史料》二〇〇五年第一期）。我也来举一例。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俞平伯：“昨买《绝俗楼我辈语》读之，殊不佳。”俞的复信已佚，不知当下如何说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氏为俞著《杂拌儿之二》作序，复云：“看《绝俗楼我辈语》，《燕子龀随笔》，看《浮生六记》，《西青散记》，看《休庵影语》，觉得都不见佳。”时隔许久，俞平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致周作人信中重又提及白采所著此书：“《绝俗楼我辈语》殊不见佳，不能为亡友讳矣，强半字麓中物，弃而复取甚无谓也。亦未必不自知，殆缘于少日悲喜之怀，不无自怜意，遂难割爱耳。正是人情却始尘累，可太息也。尊评诗词向多宽假，且不轻下评语，而今顿首数行重为之怅怅，至非得已耳。其绝俗楼诗（词亦未工）则较好，然尚可去其太半，惟其人已远，‘谁定吾文’遗迹犹存，徒增悲咤而已。拉杂言之，不觉其謏謏矣。”对比俞平伯早年写的《与白采书》《眠月——呈未曾一面的亡友白采君》，此番所言更其深切。而据此可知，周氏还为《绝俗楼我辈语》写过题记，即俞平伯所云“顿首数行”者，惜已亡佚，不知其详。

《通信集》在编排上对《书札影真》多予订正，此其二。《通信集》编后记写道：“周

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的绝大部分信末未署写作年份，也有年、月或年、月、日全无的信件，这给全书的编排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俞平伯收藏的三卷册《苦雨翁书札》都标明了写作的时间范围，所以，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而俞平伯的书信都是散篇。在没有信封的情况下，判断写作年份的任务就尤其艰巨，出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编者为此所下种种功夫最为令人佩服。《通信集》主要订正的是俞平伯致周作人书札部分。其实《苦雨翁书札》排列也有错，譬如其中两封曾收入《周作人书信》，分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之一和二，前一封末署“五月五日上午”，后一封末署“八月廿二日”，周作人大概就是按照《苦雨翁书札》的次序，系为“（民国）十五年”，《通信集》编者则据俞氏来信内容等线索判断出二信实为前一年即一九二五年所写。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说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说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已看过一遍，没有预想的精彩。另外，很多书嫌没有注释或不详，此书则患注释太详。主要是编注者没有定位好该书的读者群，非常简单的人、物也详加注释，如书信中论及袁世凯，立即生卒年月、年平事迹等注个没完，谈及《老学庵笔记》，又对此书详加介绍，这些实无必要，感觉在翻给小学生看的课外读物一样。有些则是编注者无知乱猜，如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俞平伯的书信中说到：“《文饭》三期得阅，拙作中有一误字：‘三愉出于何典’，今作三槐，颇妨文义，已函告脉望。”编注者知《文饭》指《文饭小品》，而对“脉望”，“所指何人不详，本意是书虫，此处可能借指以文为饭的编辑。”据沈从文的文章《谈谈上海的刊物》中说到“《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知道这里的“脉望”，是指出版社名，又据姜德明《余时书话》，里面讲到施蛰存编《文饭小品》六期而终，“事隔两个月后，施蛰存又为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杂志作了一次发行人，仍然用了并无其社的‘脉望社’的名义出版，可惜也仅出版了一期而告终。”知“脉望社”并没有实际注册登记，只是取个名印在杂志上好看好看。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以“脉望”来称呼《文饭小品》的出版地。

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8月22日这一天，青年俞平伯给他的老师周作人写信：“启明师：七夕展诵赐书，算起来牛女正在情话也。总算幸不辱命，昨天居然将草稿写就，从今日起在誊写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俞这一对亦师亦友的旧学人之间的交往进入一个“蜜月期”，为后世留下了三百九十一通跻身艺术品序列兼具史料价值的手书实物，其中多为上面这种不涉世间烟火纷扰的学术与心灵交流。当年的一段文人故纸，遂成今日一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往来尺牍比之一方书信之收集的好处自不必多言，周、俞两位先生——新文化运动时代里的旧学人，其思想历程与平生遭遇已为后世所熟知，然而若要探寻他们这样旧学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如何、每天会与何人何事相遇诸如此类，则非得着落在这些仿佛仍留有余温的字纸上。

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职于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后被聘为文科教授，俞平伯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人生的交集始于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文学范畴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为白话文革命的实绩；而古槐书屋主人系出名门，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为新潮社创社成员。两人很难不在同一文化场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们由严肃陌生的师生关系走向“道友”、同人的缘分，从这本信札集来看，是在“语丝社”成立、《语丝》周刊创刊而同为主要撰稿人后开始的。以后来的经历说，知堂抗战后期逾越底线“留平不出”最终困于老虎桥，老境更显凄惶；平伯老的红学研究观点一度遭全国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辗转于干校，两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现实劫波不断最终走向峰顶的时刻。然而多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书的笔划和所谈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旧学人在世间时的生趣，尤其是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取暖于乱世的情形，使读者之慨叹尤甚于赏略作为艺术品的手书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给平伯老一信，内中说，“平伯兄：今日《京报》想已见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骂适之，而说你是适之的‘大弟子’，……”因同为“新红学”研究的学界人物，当时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适之的朋友”，其实平伯老与废名、沈启无并称苦雨斋几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录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写作时间跨度在四十余年中，平伯老始终在信中坚执弟子之礼。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岁，在早婚的时代里似可做两代人看待，然书信可证——两人实早已成往年挚友。起初信中的长篇论学因为彼此的走近而一变为嘘寒问暖的短笺，约稿信变成同人饭局邀约函，有时双方只为书信往来而恭录旧体诗寄出；互为代取薪金此类事司空见惯；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底蕴兼通域外文化，使他们的审美趣味相投，世观相近，又生活在同一个“语丝”圈子里，形成了往来书信叙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对方便心领神会。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绝矣。

周、俞《通信集》所收书信虽然只是两人全部通信中在历次劫难的幸存者，然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端倪，尤其是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其在价值观和审美上的趋同和分歧。苦雨翁手书皆挥洒率性而为，较之恭录以往赠友人的《儿童杂事诗》等手迹少了几分端凝，却多了几分生动；平伯老的笔体在几十年中也是为之一变，写信并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将自己所作假托明人文章，然后写信相询，知堂老人且不说，钱玄同、顾颉刚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尽上当。加之两人自印和受赠的花笺图案又多，闲章款式与内文花样百出，实在是精彩纷呈。虽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实，如1929年6月28日知堂写的一封信说：“平伯兄：手书读悉。燕薪当代取，托城北公带去，请于三十上午遣人去拿可也。试卷如山，令人闷损，诚如尊言。北大大扣所得税，亦是懊恼事，唯不佞只扣百分之二，尚属损失少耳。……（参见本书107页）旧学人无他，唯有“偷闲”二字实在是放不下。信中两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杂，偷闲不易云云。然“有闲”作何排解？除了写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乐事：农历春节至正月十五期间北京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多有书摊及古玩摊。当时北平的教授学人有“正月逛厂甸”的传统，旧书、文玩皆是旧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斩获，奔走飞鸿于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学人遇到稀有的古书资料，则又往往会催生一部崭新的研究著作问世。这便是文化场域了。若论《通信集》所收书信来源，周作人的书信原物主要来源于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册《

苦雨翁书札》，其中有一段故事：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与周作人往来书信日积月累，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决定将老师写给他的书信六十封装裱成册，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统。当时是手工装裱，成品据说极尽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夹护，俞平伯自题“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签条，故纸温暖，可谓精美的艺术品。

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8月22日这一天，青年俞平伯给他的老师周作人写信：“启明师：七夕展诵赐书，算起来牛女正在情话也。总算幸不辱命，昨天居然将草稿写就，从今日起在誊写中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俞这一对亦师亦友的旧学人之间的交往进入一个“蜜月期”，为后世留下了三百九十一通跻身艺术品序列兼具史料价值的手书实物，其中多为上面这种不涉世间烟火纷扰的学术与心灵交流。当年的一段文人故纸，遂成今日一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往来尺牍比之一方书信之收集的好处自不必多言，周、俞两位先生——新文化运动时代里的旧学人，其思想历程与平生遭遇已为后世所熟知，然而若要探寻他们这样旧学人的生活场景究竟如何、每天会与何人何事相遇诸如此类，则非得着落在这些仿佛仍留有余温的字纸上。

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职于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后被聘为文科教授，俞平伯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人生的交集始于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文学范畴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为白话文革命的实绩；而古槐书屋主人系出名门，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为新潮社创社成员。两人很难不在同一文化场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们由严肃陌生的师生关系走向“道友”、同人的缘分，从这本信札集来看，是在“语丝社”成立、《语丝》周刊创刊而同为撰写人后开始的。以后来的经历说，知堂抗战后期逾越底线“留平不出”最终困于老虎桥，老境更显凄惶；平伯老的红学研究观点一度遭全国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辗转于干校，两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现实劫波不断最终走向峰顶的时刻。然而多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书的笔划和所谈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旧学人在世间时的生趣，尤其是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取暖于乱世的情形，使读者之慨叹尤甚于赏略作为艺术品的手书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给平伯老一信，内中说，“平伯兄：今日《京报》想已见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骂适之，而说你是适之的‘大弟子’，……”因同为“新红学”研究的学界人物，当时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适之的朋友”，其实平伯老与废名、沈启无并称苦雨斋几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录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写作时间跨度在四十余年中，平伯老始终在信中坚执弟子之礼。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岁，在早婚的时代里似可做两代人看待，然书信可证——两人实早已成往年挚友。起初信中的长篇论学因为彼此的走近而一变为嘘寒问暖的短笺，约稿信变成同人饭局邀约函，有时双方只为书信往来而恭录旧体诗寄出；互为代取薪金此类事司空见惯；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底蕴兼通域外文化，使他们的审美趣味相投，世观相近，又生活在同一个“语丝”圈子里，形成了往来书信叙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对方便心领神会。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绝矣。

周、俞《通信集》所收书信虽然只是两人全部通信中在历次劫难的幸存者，然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端倪，尤其是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其在价值观和审美上的趋同和分歧。苦雨翁手书皆挥洒率性而为，较之恭录以往赠友人的《儿童杂事诗》等手迹少了几分端凝，却多了几分生动；平伯老的笔体在几十年中也是为之一变，写信并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将自己所作假托明人文章，然后写信相询，知堂老人且不说，钱玄同、顾颉刚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尽上当。加之两人自印和受赠的花笺图案又多，闲章款式与内文花样百出，实在是精彩纷呈。虽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实，如1929年6月28日知堂写的一信说：“平伯兄：手书读悉。燕薪当代取，托城北公带去，请于三十上午遣人去拿可也。试卷如山，令人闷损，诚如尊言。北大大扣所得税，亦是懊恼事，唯不佞只扣百分之二，尚属损失少耳。……（参见本书107页）旧学人无他，唯有“偷闲”二字实在是放不下。信中两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杂，偷闲不易云云。然“有闲”作何排解？除了写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乐事：农历春节至正月十五期间北京琉璃厂附近一

带的市集，多有书摊及古玩摊。当时北平的教授学人有“正月逛厂甸”的传统，旧书、文玩皆是旧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斩获，奔走飞鸿于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学人遇到稀有的古书资料，则又往往会催生一部崭新的研究著作问世。这便是文化场域了。若论《通信集》所收书信来源，周作人的书信原物主要来源于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册《苦雨翁书札》，其中有一段故事：二三十年俞平伯与周作人往来书信日积月累，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决定将老师写给他的书信六十封装裱成册，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统。当时是手工装裱，成品据说极尽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夹护，俞平伯自题“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签条，故纸温暖，可谓精美的艺术品。

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日记中写道：“（得）俞平伯君廿二日函”，这是他们之间的最早通信。在此之前，1919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香厂浣花春出席新潮社会议时，与早已是新潮社社员的俞平伯见过一面。

1925年，俞平伯与朱自清、顾颉刚等合影他们真正“相识”是在1922年初关于新诗问题的讨论。本年1月，俞平伯在《诗》创刊号上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指出“平民性是诗底主要质素，贵族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诗的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且没有一首不是通俗的；他并且表示同意托尔斯泰的观点：“美底概念底游移恍惚，……人们所喜悦的，竟丝毫没有标准。”周作人于2月26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诗的效用》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即是达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文学家不必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群众。“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善字的“概念也是游移恍惚，没有标准，正如托尔斯泰所攻击的美一样”，如“以为文学必须劝人为善”，反会使文学步入歧途[2]。3月27日周作人又致书俞平伯，信中说：

“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这场争论，涉及到新诗发展的基本方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周作人与俞平伯，则是显示了他们由于年龄、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正如后来废名所说，这时候俞平伯正是“年青的时候有大欢喜，逞异想”，受着启蒙主义思潮的熏染，做着“时代”的“梦”；而周作人此时已步入中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发生或一程度的怀疑了。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集会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己。”

多读书，读好书。

读书，似乎是一件苦差事，不然，为什么有人头悬梁，锥刺股呢？读书似乎又是一件快乐的事，否则，为什么有人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却不可以不读书呢？

有人说，读书好，书中有黄金屋，有颜如玉，有千钟粟，有车如簇。看，有权有势又有钱，更有一位“颜如玉”来“红袖添香夜读书”。你说，读书好不好？诚然，名利声色确实吸引了不少沽名钓誉之徒。但除此之外，读书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魔力，吸引着那些虽然清贫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莘莘学子吧？

我爱读书，既不是为了“黄金屋”，也不希望有“颜如玉”，只是从实践中体会到读书的无穷乐趣。

首先，读书的一大乐趣在于随心所欲。主人是你，是你去读书，而是书来管你。试想，一个大书架，塞满了书，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侦探、言情、武侠……看哪一种都可以，不着急。而它们对你，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那么多古圣先贤，在静默地等着你，为你述说他们的思想。你可以向孙子请教兵法，跟海明威谈斗牛，还可以跟司马迁谈天下大事——总之，当家的是你。慢慢的，你会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生活如此之多彩，大自然如此奥妙无穷，仿佛所有的知识画卷在你的脑海中一一展现。而你也已超然物外地掌握着历史。久而久之，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愈演愈烈。不变为“书痴”者鲜矣。

书趣之二，在于可以大发议论。凡着书立说者，必为一时之俊才。虽是俊才，有时也会有疏漏，而这疏漏偏偏被你看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句是写李白的。但你想，如果把“臣”字写成“爷”字，不是更好地表达他的酩酊大醉之态么？一时间意得志满，好像杜甫都要来拜你为“一字师”。大发议论，使你与作者有并驾之感，精神上快乐无比。

书趣之三，当你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或是当你对于某一个问题的小有心得时，打开一本书，发现已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充分的论述。正好搔到你的痒处，正中下怀，喜乐不禁。于是一切都已明了，一切付出的辛劳都有了回报。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是什么也换不去的。

书趣之四，当你看了一本好书，被它的内容所征服，在你与朋友交流时侃侃而谈，书中的妙语一句句往外跳。朋友们瞪着钦羡的目光：“士别三日，可得刮目相看啊！”只有你知道，这是看了书的缘故。小小的虚荣心再次被满足。读书好不好？

书趣之五。在于藏书，鉴于大家都是中学生，没什么钱。这点，不谈也罢。

历数了这么多书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想翻开一本瞧瞧呢？书有很多种，有的要正襟危坐地钻研，有的只是一种消遣，还有一些会把人诱进死胡同里，再也出不来的。既然我们读书不是为了把书当作敲门砖去扣开那名利之门，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读好书，读那些不光是为了消遣，更能提高我们的书。比如说《唐诗三百首》，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再比如《三国演义》，日本人从中学到了企业管理，用人之道，我们能学到什么？再比如《沙翁戏剧集》从中又能领会多少道理呢？不光只看纯文学作品，还应看看人物传记之类的，看看别人是怎样为了理想不屈不挠地奋斗至成功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辨。”总之，读书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但不读书

，肯定是百害而无一利——让我们都来读书，读好书吧！

很满意，会继续购买 印刷精致得很

工作之余,人们或楚河汉界运筹帷幄,或轻歌曼舞享受生活,而我则喜欢翻翻书、读读报,一个人沉浸在笔墨飘香的世界里,跟智者神游,与慧者交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醉在其中。我是一介穷书生,尽管在学校工作了二十五年,但是工资却不好意思示人。当我教训调皮捣蛋的女儿外孙子们时,时常被他们反问:“你老深更半夜了,还在写作看书,可工资却不到两千!”常常被他们噎得无话可说。当教师的我这一生注定与清贫相伴,惟一好处是有双休日,在属于我的假期里悠哉游哉于书香之中,这也许也是许多书外之人难以领略的惬意。

好了,废话不多说。还可以,和印象里的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是我记错了书比我想的要厚很多,就是字有点小,不过挺实惠的,很满意!书非常好,正版的,非常值,快递也给力,必须给好评,就是感觉包装有点简陋啊哈哈~~~不过书很好,看了下内容也都

很不错,快递也很给力,东西很好

物流速度也很快,和照片描述的也一样,给个满分吧
下次还会来买!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网络文学融入主流文学之难,在于文学批评家的缺席,在于衡量标准的混乱,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家对网络文学集体失语,直到最近一两年来,诸多活跃于文学批评领域的评论家,才开始着手建立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很难得的是,他们迅速掌握了网络文学的魅力内核,并对网络文学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很深的厚望。随着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网络文学在创作水准上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中的主流已是清晰可见的事情,下一届的

“五个一工程奖”,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作者在做班主任工作的

时候也有很多的无奈,她曾经这样说过:“‘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在我看来,这句话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一路的。如果是教师之外的人这样说的,那他就是在恶意地欺负人,把教师往绝路上逼;如果教师自己这样说,那他

不是幼稚就是自大狂,迟早要碰个头破血流。我曾经属于后一类。那时,我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看薛老师这些话,你能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老师,她说的话就象是邻居唠家常那样真诚自然。对于书中她大胆、直率的言辞,我很钦佩,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胆识、思维的。她能把一件看似简单惯常的事情剖析提头头是道,透过表象看到了它的

内在根源。她有勇气把一些不同与大家都说的话写在纸上,让别人看,虽然多数人心理或许也如她所想。但凭这一点儿,就让人佩服至极。比如,她对“老师象蜡烛、春蚕”,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这些话的评析,一针见血,道出了我们老师的共同心声。之所以造就了她敢说真话,敢于抵制一切不利于学生成长和进步的制度。因为薛老师的人生信念就是:缺乏真诚、理性和趣味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教育教学中有了平衡愉悦的心态,正确的定位和良好的策略,才能在饱满热情中,在正确策略中

扶植学生向上。

薛老师在自序中写道,“我是特意捕捉了清风、乐声和野芳,录在这里,专门用于鼓励自己,就算是不定期地给自己献一小朵小花吧——真诚美丽的文字,正是心灵开出的花朵。”又一次阐述了她的人生信念——真诚。读了全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也是她的

真诚,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诚的老师。当学生的时候,老师是权威,跟老师的交往总是处于向上看的状态,学生是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多数情况还是听老师说的多,自己发表意见少。现在当了家长,为了孩子跟老师也没少打交道,但是一直觉得自己

好多真实的想法不敢说,老师呢,说出来的也有一些让人觉得是官话套话。看了这本书,我想我们也许都错了,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家长,平等地真诚的交流其实并不难。工作是艰辛——往往也是孤独的。可是,于飞尘的间隙也有清风,于喧嚣的中间也有乐声,

于荆棘的丛中也有野芳。我是特意捕捉了清风、乐声和野芳,录在这里,专门用于鼓励自己,就算是不定期地给自己献一朵小花吧——真诚美丽的文字,正是心灵开出的花朵。也有沉重和迷惘。但我的文字,往往略掉了疲惫、沮丧和困苦——无涉乎诚实、全面与否,这是我的选择——有意的,我将目光投在了值得的地方,心得体会

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
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
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
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
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
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
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
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
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
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
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
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
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也很给力。这书很好，包装很好，送货
也很给力。

好的文章，多在私人空间里。即便研究文化史，只看报刊的文章，总还不行。如果读读同代人的尺牘与日记，会见到另一种景象。所以，民国初期人们对野史与民间文献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牍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牍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人们喜欢收藏尺牍，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牍，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牍集，是一种艺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五四落潮后，文人的路变得多样而崎岖。他们选择的是书斋的路，与革命距离甚远，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往来之间的人不多，不过北大的小圈子：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江绍源、沈启无、徐耀辰、张凤举等。这些人聚于苦雨斋，学识较深，兴趣也有交叉的地方。他们懂一点西学，而审美则还有些旧文人的遗绪，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比如谈明末文人的惬意之影，言及《红楼梦》时的士大夫语境，商讨新文学课程设计的严谨之风，无意间也把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袒露出来。信件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闲情，许多思想与学术话题，是在这样的放松的闲情里出现的，也就没有功利色彩。学问是一种认知的积累，也是审美的升华。京派文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的学界已成难见之景了。

苦雨斋派的文人耽于学问，鲜见革命的意味，一直被左翼文人所诟病。他们只是思想上的革命，而反对现实的激进运动。一面沉浸在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一面抵制社会的革命潮流。他们的状态，在静的世界里。喜静读，静思，回到文化的静观里。比如讨论文学的特点，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人生的”。一字之差，其实精神则相隔万里。比如谈及托尔斯泰的时候，略有微词，以为作品流入“劝善书”之流。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以新文学的理性精神思考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

厌恶“劝善”，则以平淡之心看万事万物，内心的冲动就被遏制了。还是士大夫的不逾矩之心起了作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远离激进的运动，自己在书斋里面壁沉思，或译介希腊的作品，或唱昆曲，都是静穆里的选择。文体也是学者腔的一种，但都自如轻快，任意而谈，涉笔成趣。这类文人，在激进之声笼罩天下的时候，不易被人所解。而今天的学者中，有此雅兴者也真的不多。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

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

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难，将欲草制书，难其人，顾谓壤曰：“谁可为诏？试为思之。”壤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颋甚敏捷，可备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来。至时宿醒未解，粗备拜舞，尝醉呕殿下，命中使扶卧于御前，玄宗亲为举衾以覆之。既醒，受简笔立成，才藻纵横，词理典赡。玄宗大喜，抚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于大用矣。韦嗣立拜中书令，壤署官告，颋为之辞，薛稷书，时人谓之三绝。颋才能言，有京兆尹过壤，命颋咏“尹”字，乃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壤与东明观道士周彦云素相往来，周时欲为师建立碑碣，谓壤曰：“成某志不过烦相君诸子：五郎文，六郎书，七郎致石。”壤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壤子颋第五，诜第六，冰第七，诜善八分书。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妓。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绦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十岁，形状犷劣，而聪悟过人。玄宗召于楼上帘下，贵妃置于膝上，为施粉黛，与之巾栉。玄宗问晏曰：“卿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贵妃复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玄宗与贵妃及诸嫔御欢笑移时，声闻于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赐之。

杨国忠之子暄，举明经，礼部侍郎达奚珣考之，不及格，将黜落，惧国忠而未敢定。时驾在华清宫，珣子抚为会昌尉，珣遽召使，以书报抚，令候国忠具言其状。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国忠方乘马，抚因趋入谒于烛下，国忠谓其子必在选中，抚盖微笑，意色甚欢。抚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试不中，然不敢黜退。”国忠却立，大呼曰：“我儿何虑不富贵，岂藉一名，为鼠辈所卖耶！”不顾，乘马而去。抚惶骇，遽奔告于珣曰：“国忠持势倨贵，使人之惨舒，出于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为户部侍郎，珣才自礼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与同列。暄话于所亲，尚叹己之淹徊，而谓珣迁改疾速。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有风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领一小童，避雨于此。颖士见之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人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名丘。”初，萧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惊愕，则日具长笺造门谢。丘命引至庑下，坐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顷曰：“子负文学之名，踞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扬州功曹。

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

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

（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一；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1）程度—感染底深浅（2）范围—感染底广狭

（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节上，先生以为善底概念也很游移，我也承认。但我却以为比美，似较清切一点；至少在生物学、人生哲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也尽可应用。至于说善容易引起误会，则美也未尝不如此。譬如现在诗坛底反流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旧体诗比新体诗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断，即可以说，你们做的诗，是鼓吹不正当的行为，即不是积极的有害，也总是消极的有害，所以要不得，岂不痛快？若说善可以引起“劝善书”的误会，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以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总之，名实底淆混，在有几千年历史的言语文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严切地解释规定，这就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节，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文艺，偏于音乐一方面；虽是一种揣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极承认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克氏所谓“了解艺术须有相当的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广义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做艺术训练。我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文艺作品。我相信文艺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不是一种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东西。）

但我并不预料诗底平民化，为平民所有，在于现代，或最近之将来。我只承认这是正当趋势，是万人所想望的事，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事。我并不以为现在的民众，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艺。所以说：“凡诗能以平民生活做题材的，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并不是说已为平民所了解。我也并不是就事实上，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不过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去打破，不能认为固定而不可变的。

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能如此，而将来可以呢？（这本是一种希望。）我在那篇文内，约略归纳于四项事实；虽明知一偏不全，但所举的确是实在的状况，且都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的状况。教育的普及，即是克氏所谓受相当的训练。大部民众，既受了相当的训练，自然可以接近文艺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武断一定不能呢？

我极力抗争压迫个性，去舍己从人，正和先生一样迫切。我也是仅仅希望民众能了解艺术，并不是主张去迁就他们。但我却总想达到这个希望，不是仅仅地去空想着。怎么办呢？只有两方面：（1）社会底改造。（2）文学者跑向民间去。这第二项，尤其是我们能做而应做的事。

关于先生那文，我所有的感想，已拉杂地写下了，且复先生那封信。这信上我最信服的有一句话，就是“

碑帖临习，就我的经验，可分为三个层次：“眼到”、“手到”、“心到”。其中后两个层次是当前认识比较模糊的地方；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势必影响到以后的创作水平。

先来谈谈“眼到”这一层次即是唐代孙过庭所谓的“察之者尚精”。对法帖中字的用笔、结构、章法要详察细审，既要在静态上把握笔画形态，又要在动态上理解点画间的呼应关系。南宋姜夔在《续书谱》中说：“字有藏锋出锋，粲然盈楮，顾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在结构上既要看到线条本身在空间中的安排，又要对空白的分布予以重视。清笪重光《书筏》说：“黑之量度为分，白之虚净为布。”即是指要懂得空间分布之理。而在整体章法上，要注意原法帖的字间行距，欹正关系，润燥疏密等因素。古人讲求章法要“变而贯”，“如织锦之法，花地相间须要得宜。”在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观察能力的提高，要能看出法帖的微妙之处。许多临习者只得粗枝大叶，整体看去，似乎与原帖相去不远，但在细微处则失之甚多，这和抄书并无区别。前人妙处往往就在一笔一画，甚至一个小动作之中，就如同美人之美亦常在一颦一嗔之间一样。所以王僧虔说：“纤微向背，毫发死生。”姜夔说：“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这时的眼睛要像放大镜，能够将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放大。能否做到“眼到”决定了能否“手到”，因此临习者不能盲目机械地照临，应多读帖，多观察。“手到”

这一境界是在临帖过程中最具基础性的环节。孙过庭说：“心不厌精，手不厌熟”，所谓“手到”不仅是指临得形似，而且要神似，要做到形势相似，下笔自然要缓慢但要写出神气来，则非熟练迅速（相对而言）不可。而二者又是一对矛盾。务必精熟，才能迟速有度。所以古人说：“迟以取妍，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空能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则无神气；若专事速，又多失势。”在拳学中，“手到”是极关键的，在双方对搏时，一旦得机，须身快手到，才能中敌，不然战机即失。这说明了技术准确性的重要性。事实上，“手到”的境界对于一个学书法的人来说，可谓是难途了。在众多临习者中，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太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临习之初，未能做到“眼到”的境界；二是心态浮躁，临摹功夫尚未下到。这和习太极拳技击一样，如果连拳架都不能达以精熟准确，何谈实战？当前许多临习者对于“拟之者贵似”这一句格言的认识相当模糊，一个“似”字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关于“心到”的境界，理应算达到了临帖的最终要求。但反观当代不少书法创作者在提及他们的临帖经历时都说临过多少多少帖目，某帖目临过多少遍，甚至过百遍。但其所创作的作品中，都难以看到他们从中吸收了多少精髓。最常见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有的书写者提到自己曾临《兰亭序》等“二王”帖多年，但在其作品中并无半点“二王”的神韵。如果从创造动机上根本就不想吸收“二王”的营养，那当然另当别论；但既然花了时间去临“二王”，为何连捕风捉影的意思都没有呢？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在创作中体现了所学的某些形式因素，但流于程式化，缺乏变通，更无论神韵二字。以上疑问使得笔者开始想到关于临帖的“心到”问题。“手到”虽然标志着临帖已到精熟准确之境，但事实上，仍然处于技术层面，未能真正捕捉到原帖作者心灵深处的生命律动。所谓“形神兼似”也还不过是在笔墨外在形式上的深刻理解，虽然做到这一步已经很难得，但要想对创作起到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则必须“心到”——去触动前人在挥毫时撩拨性灵的心弦。就像六祖惠能之于达摩，直通心性，而后可言悟道。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乎达情，书不妄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那么临摹的最高境界也当如此。要想达到这一点，则须要更多地在精神层次上去体会探求。具体到《兰亭序》则不能仅仅追求其形式上的逼肖，而应在充分了解魏晋社会文化大背景及王羲之本人思想个性的基础上，熟读《兰亭》内容，把此文中的思想感情移植到自己的心灵深处，深味那魏晋时代士人独有的心灵“药酒”，试图让这酒的余味渗入你的历史悠思当中去。当你仿佛已听到王羲之等人对人生的咏叹时，或许你将不再处处拘泥于《兰亭》帖某笔某画的固定形态，而达到心手双畅的高境界。唐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说：“若乃思贤哲于千载，览陈迹于缣简，谋猷在规，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无隐，斯可尚也。及夫身处一方，会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性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

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

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侯，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 (of life)，不是为人生底 (for 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

(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

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一；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至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1) 程度—感染底深浅 (2) 范围—感染底广狭

(3) 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

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节上，先生以为善底概念也很游移，我也承认。但我却以为比美，似较清切一点；至少在生物学、人生哲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也尽可应用。至于说善容易引起误会，则美也未尝不如此。譬如现在诗坛底反流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旧体诗比新体诗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断，即可以说，你们做的诗，是鼓吹不正当的行为，即不是积极的有害，也总是消极的有害，所以要不得，岂不痛快？若说善可以引起“劝善书”的误会，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以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总之，名实底淆混，在有几千年历史的言语文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严切地解释规定，这就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节，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文艺，偏于音乐一方面；虽是一种揣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极承认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克氏所谓“了解艺术须有相当的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广义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做艺术训练。我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文艺作品。我相信文艺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不是一种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东西。)

但我并不预料诗底平民化，为平民所有，在于现代，或最近之将来。我只承认这是正当趋势，是万人所想望的事，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事。我并不以为现在的民众，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艺。所以说：“凡诗能以平民生活做题材的，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并不是说已为平民所了解。我也并不是就事实上，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不过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去打破，不能认为固定而不可变的。

至于为什么现在不能如此，而将来可以呢？(这本是一种希望。)我在那篇文内，约略归纳于四项事实；虽明知一偏不全，但所举的确是实在的状况，且都是可以改变，应当改变的状况。教育的普及，即是克氏所谓受相当的训练。大部民众，既受了相当的训练，自然可以接近文艺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武断一定不能呢？

我极力抗争压迫个性，去舍己从人，正和先生一样迫切。我也是仅仅希望民众能了解艺术，并不是主张去迁就他们。但我却总想达到这个希望，不是仅仅地去空想着。怎么办呢？只有两方面：(1) 社会底改造。(2) 文学者跑向民间去。这第二项，尤其是我们能做而应做的事。

关于先生那文，我所有的感想，已拉杂地写下了，且复先生那封信。这信上我最信服的有一句话，就是“文学底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这虽足以使从事文艺的人短气，但事实上确是如此。不过须注重“极大无限”这两词，方无引起误解底流弊。什么是“道德”“不道德”，有许多地方本很难说（如恋爱上占有的欲望）。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却也是显明的，如先生所举的这几种，似乎很可断然地去排斥。

这书选题还行，可读性很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地区最典型的各种画报的创刊日期、终刊时间、出版者、编辑人、纸质、装帧等，作者对其办刊宗旨、风格、特色等做了初步研究。这套砖书是最划算的，星战系列还有2个小人，二百多个散件，让我家那个小人控乐坏了，乐高的砖书真的不错，就是京东的品种总是要缺货，买的时候要看运气了，赶紧推荐几个朋友来买，下手慢的那个就没买到，又缺货了。儿童节作为礼品这个再好不过的了，有玩具，有书看，寓教于乐，包装精美，乐高的东西，品质自然非同凡响。乐高拼砌玩具曾经伴随无数多孩子的成长，在孩子和家长的心目中，乐高代表的是快乐，是无限的想象，是创意的未来。乐高集团今天的成就，与他悠久的历史和企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传说有位智者，他很富有，但他不去享受荣华，他为了不使乐高的绝版产品流失海外，他将自己所有收藏的老乐高汇集到一起，放入地下室，据说木箱中的宝物全部是乐高中的精品，宝藏年代久远，智者设置了暗道机关，等待他的子孙到来取出宝藏，目前5510和6949等珍稀乐高在北京某工艺馆展出陈列。

乐高公司的创立于丹麦的一个小城镇——比隆（Billund）。他的创始人克里斯第森先生（Ole Kirk

Christiansen）出生于1891年，是一个出色的木匠，有着自己的木制加工厂。他为人忠厚，坚毅，性格乐观幽默，积极向上，这使他能够在30年代欧洲的经济危机时顺利的渡过难关。

1932年对于克里斯第森先生来说是艰难的，也是难忘的。经济大萧条冲击到丹麦比隆，所有的手工艺人都接不到订单，他的木制厂辞退了最后一名工人。同一年，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只有他和四个孩子相依为命，最小的孩子6岁，最大的孩子15岁。他开始懂得，生活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礼物，而且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是他仍然对生活对事业保持着热情，勇于尝试新的机会和新的技术。他接受了工业协会的建议，开始生产家用产品，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将他的木制厂的产品定位于玩具。他的决定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一些反对，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儿童玩具的重要性。但是克里斯第森先生认为玩具始终是孩子最重要的伙伴，无论何时，孩子都不能没有玩具。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短短的几年这个木制加工厂就具备了成为国际性玩具公司的基础。京东当然非常快的，从配货到送货也很具体，快递非常好，很快收到书了。书的包装非常好，没有拆开过，非常新，可以说无论自己阅读家人阅读，收藏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的说，特别精美；各种十分美好虽然看着书本看着相对简单，但也不遑多让，塑封都很完整封面和封底的设计、绘图都十分好画让我觉得十分细腻具有收藏价值。书的封套非常精致推荐大家购买。

打开书本，书装帧精美，纸张很干净，文字排版看起来非常舒服非常的惊喜，让人看得欲罢不能，每每捧起这本书的时候

似乎能够感觉到作者毫无保留的把作品呈现在我面前。

作业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能让本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好似一杯美式咖啡，看似快餐，其实值得回味

无论男女老少，第一印象最重要。”从你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中，就可以让别人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多读书可以让你感觉你知书答礼，颇有风度。

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书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多读书，可以让你变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书让你变得更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又向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

出了一步。

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便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管流动，使你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

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好的、扎实的基础！读书养性，读书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使自己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书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写文章就才思敏捷；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读书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读深思，你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了；读书可以使自己的知识得到积累，君子学以聚之。总之，爱好读书是好事。让我们都来读书吧。

好的文章，多在私人空间里。即便研究文化史，只看报刊的文章，总还不行。如果读读同代人的尺牘与日记，会见到另一种景象。所以，民国初期人们对野史与民间文献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牘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牘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人们喜欢收藏尺牘，还与审美有关。黄裳、张中行都藏有大量文人信件，自以为有把玩的价值。好的尺牘，不仅思想上好，审美也是超俗的。好的尺牘集，是一种美术品，鲁迅、胡适的通信集都有此类特点。近日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

五四落潮后，文人的路变得多样而崎岖。他们选择的是书斋的路，与革命距离甚远，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往来之间的人不多，不过北大的小圈子：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江绍源、沈启无、徐耀辰、张凤举等。这些人聚于苦雨斋，学识较深，兴趣也有交叉的地方。他们懂一点西学，而审美则还有些旧文人的遗绪，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比如谈明末文人的惬意之影，言及《红楼梦》时的士大夫语境，商讨新文学课程设计的严谨之风，无意间也把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袒露出来。信件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闲情，许多思想与学术话题，是在这样的放松的闲情里出现的，也就没有功利色彩。学问是一种认知的积累，也是审美的升华。京派文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的学界已成难见之景了。

苦雨斋派的文人耽于学问，鲜见革命的意味，一直被左翼文人所诟病。他们只是思想上的革命，而反对现实的激进运动。一面沉浸在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一面抵制社会的革命潮流。他们的状态，在静的世界里。喜静读，静思，回到文化的静观里。比如讨论文学的特点，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人生的”。一字之差，其实精神则相隔万里。比如谈及托尔斯泰的时候，略有微词，以为作品流入“劝善书”之流。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以新文学的理性精神思考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厌恶“劝善”，则以平淡之心看万事万物，内心的冲动就被遏制了。还是士大夫的不逾矩之心起了作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远离激进的运动，自己在书斋里面壁沉思，或译介希腊的作品，或唱昆曲，都是静穆里的选择。文体也是学者腔的一种，但都自如轻快，任意而谈，涉笔成趣。这类文人，在激进之声笼罩天下的时候，不易被人所解。而今天的学者中，有此雅兴者也真的不多。

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

俄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出现过“路标”派的文人群体，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回到静的精神里去，遂遭到革命者的抨击。中国的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相似，乃大转变时代的多余的人。但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通信，内心是有一种孤苦的味道，学识背后的忧思未尝没有。阅读那些古朴漂亮的词语，都未遭血色的熏染，内心纯然的东西依在。这是一个悖论，走到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美静观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却可滋润着后人。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考，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好的文章，多在私人空间里。即便研究文化史，只看报刊的文章，总还不行。如果读读同代人的尺牍与日记，会见到另一种景象。所以，民国初期人们对野史与民间文献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民国虽然离我们不远，但要理清一些思想的细节也并不容易。如果不是李叔同的信件公开，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他出家后内心的复杂性。由于马一浮文集中大量尺牍的披露，他思想的完整性才得以展现。前几年，看到散落在台湾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手泽，晚年陈独秀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便一点点清晰了。明清以来的一些文人，作文不免伪饰，而尺牍里却有真性情。据说许多地方建起了家书陈列馆，应该有很强的吸引力。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印得古朴、典雅，很是有趣。见到他们谈天说地的文字，诗意卷着思想之光，京派文人的音容笑貌都有了。通信时间跨度很大，文体的美也历历在目。现代文学史著作，多不关心这些片断，想起来是可惜的。

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他们二人的血统里有晚清学术史里的多条线索。周作人的老师章太炎，曾随俞平伯曾祖父读书，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多重的了。五四后，俞氏在北大读书，被周氏兄弟吸引，欣赏鲁迅，与周作人亦过从甚密。《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有他们交往的脉络，历史、民俗、审美、时事、天气，均有涉猎。文字呢，文白相间，大有晚明之风。在政治多变，世风浮躁的年月，他们却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的迂腐和聪慧都有，在轻松的对谈间，心中最本然的东西扑面而来。

五四落潮后，文人的路变得多样而崎岖。他们选择的是书斋的路，与革命距离甚远，隔膜的地方显而易见。往来之间的人不多，不过北大的小圈子：钱玄同、刘半农、废名、江绍源、沈启无、徐耀辰、张凤举等。这些人聚于苦雨斋，学识较深，兴趣也有交叉的地方。他们懂一点西学，而审美则还有些旧文人的遗绪，不免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比如谈明末文人的惬意之影，言及《红楼梦》时的士大夫语境，商讨新文学课程设计的严谨之风，无意间也把那代人的知识结构袒露出来。信件里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闲情，许多思想与学术话题，是在这样的放松的闲情里出现的，也就没有功利色彩。学问是一种认知的积累，也是审美的升华。京派文人之间的这些互动，在今天的学界已成难见之景了。

苦雨斋派的文人耽于学问，鲜见革命的意味，一直被左翼文人所诟病。他们只是思想上的革命，而反对现实的激进运动。一面沉浸在历史与文学文本之间，一面抵制社会的革命潮流。他们的状态，在静的世界里。喜静读，静思，回到文化的静观里。比如讨论文学的特点，说文学不是“为人生的”，而“是人生的”。一字之差，其实精神则相隔万里。比如谈及托尔斯泰的时候，略有微词，以为作品流入“劝善书”之流。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以新文学的理性精神思考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基本判断还是来自自己的经验。厌恶“劝善”，则以平淡之心看万事万物，内心的冲动就被遏制了。还是士大夫的不逾矩之心起了作用，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们何以远离激进的运动，自己在书斋里面壁沉思，或译介希腊的作品，或唱昆曲，都是静穆里的选择。文体也是学者腔的一种，但都自如轻快，任意而谈，涉笔成趣。这类文人，在激进之声笼罩天下的时候，不易被人所

解。而今天的学者中，有此雅兴者也真的不多。周作人沉沦之后，俞平伯隐在旧都，彼此的关系也没有中断。那个时候的信件，披露的信息很多，可以看出日据时期的文人形迹。他们不谈政治，只有日常的问候，荒凉中的尴尬、无奈都有。彼此交往中，以谈古为乐，以古论今，趣味似乎不合时宜。龙榆生1943年8月到北平，曾住在周作人家中，与俞平伯亦见面谈天。看他们的交往，内容有点老气，都是填词作赋之事，加之一些古书的研究，我们由此也就能够了解《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何以那么古雅，人文环境越发单调，而心绪则有点迟暮的苍凉了。俄国革命到来的时候，出现过“路标”派的文人群体，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回到静的精神里去，遂遭到革命者的抨击。中国的京派文人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相似，乃大转变时代的多余的人。但我们看他们当年的通信，内心是有一种孤苦的味道，学识背后的忧思未尝没有。阅读那些古朴漂亮的词语，都未遭血色的熏染，内心纯然的东西依在。这是一个悖论，走到十字街头的实践者，多伤痕累累，内心温润的存在日稀，而那些沉浸在审美静观的人却有了深厚的生命之力，至今却可滋润着后人。文化的演进与政治的演进，是不可以同样逻辑视之的。俞平伯那代人提供的资源，今人可深思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

读前人的尺牘，才知道今日的文人与他们的差异，趣味、性情都非今人可以理解。简单地扫描他们，可能不得要领。我们曾拥有过不同文人传统，新文人里的士大夫，或士大夫中的新文人，在文坛向来属于少数，在社会进入单一化色调的时候，有几个冷冷的旁观者在，氛围就异样了。过去我们视而不见，如今见而惊愕：我们曾经不了解他们，而他们未必不知晓我们吧

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

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 本书是基于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整合的中国商代文明史，
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
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
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 目录 · · · · · 前言 致谢 参考文献说明
绪论：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第一节 传统历史文献 第二节 青铜器 第三节
卜甲和卜骨 第四节 考古学 第五节 理论模式 第一部分 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 第一章
安阳和王都 第二节 王屯 第三节 西北冈 第四节 安阳的其他遗址 第五节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_下载链接1](#)

书评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_下载链接1](#)